

# 爱与依恋

## 向日葵回忆

工  
ア  
ン  
(日)梶尾真治  
Shinji Kajio

王玮  
译

不管是片刻的温情，还是悠长的人生  
都只是她一刹那的记忆

EMANON

爱  
玛  
依

エ  
マ  
ノ  
ン

（日）梶尾真治

おもいで  
Shinji Kajio 王玮 译

回  
忆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爱玛依 / (日) 梶尾真治著；王玮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133-2372-7

I . ①回… II . ①梶… ②王…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  
—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9265 号

---

回忆爱玛依

(日) 梶尾真治 著  
王玮 译

策划机构：雅众文化

特约策划：江白菜

特约编辑：陈艺恒

责任编辑：汪 欣

装帧设计：许晋维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 × 1220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一版 201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372-7

定 价：32.80 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 目录

1	回忆爱玛依
27	逆转的印痕
51	路过的失忆者
73	彷徨的命运
109	盖伦的背叛
137	黄昏下的接触
159	进化的海风
205	山中一梦

## 回忆爱玛依

我第一次见到爱玛依，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有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樱桃小嘴，整体看起来非常有气质。她的笑容非常灿烂，让人看了心情都会变好。她的穿着也很时尚，一件简单的白色连衣裙，让她看起来既清新又优雅。她的性格也很开朗，和她聊天总是很愉快。她的父母都是医生，所以她从小就接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对健康和医疗方面有很深的理解。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帮助更多的人。她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相信她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1967年，是双子座计划告一段落的翌年，阿波罗号尚未成功登月。世博会逐渐蹿升成为热点话题。报纸上越南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新闻引人议论纷纷，街头巷尾都回响着《归来的醉汉》<sup>1</sup>的旋律。而日美安保条约行将到期，学生们一时为之骚然。

至于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抱持观望态度，每天沉浸在科幻小说的世界当中。

要说生活中都是科幻小说，也不尽如此。学生嘛，只有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打发，自然而然便会喜欢上各种女孩子。然而“喜欢上”和受女性欢迎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是海因莱因<sup>2</sup>的话，两者就只是像哈勃·马克斯和格劳乔·马克斯<sup>3</sup>这样的些微分别；而主人公换作是我的话，差异就会大到像是哈勃·马克斯和卡尔·马克思两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大部分的恋情，要么是我喜欢的女

---

1 《归来的醉汉》：日本民谣创作团体 The Folk Crusaders 于 1967 年发行的单曲（出道曲）。受此曲影响，大岛渚于 1968 年拍摄了同名电影。

2 罗伯特·海因莱因：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其代表作有《星际迷航》等。

3 哈勃·马克斯和格劳乔·马克斯是兄弟，均为美国演员。

孩已经名花有主，要么只是自己的单相思，我的自尊心早已受到了成吨的伤害。尽管如此，青春期就是这样一个思考和行动方式都青涩、稚嫩的时期，素来直情径行的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失恋的过程。

那时，我心灵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失恋不知道多少次，用一双手已经数不过来（要动用脚趾了）。就这样，我就像只被拔了毛的鸡，迫不及待地外出旅行了。

这次失恋也和之前一样，虽然消沉个两天也就恢复到正常的精神状态了，但那时恰巧领到了兼职工资，所以我便轻率地决定来场普普通通的感伤之旅。

在陌生的土地上漫无目的地四处旅行，就当钱包快要见底之时，我坐上了返程的客船。果不其然，这时的我已经把内心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了。

驶往九州北部的渡轮相当大型，大概是万吨以上的船舶吧。

不过，或许是由于二月份游客相对比较稀少，二等船舱也是空荡荡的，显得很冷清。虽说是船舱，只不过是一间摇摇晃晃的大厅。乘客们各自从房间的角落拿着毛毯和枕头聚集到一块儿，自顾自休息着。这种时候，我不禁叹服人类的习性真是不可思议，从四角逐步向中央扩建自己的领地。我也在能看见甲板的窗户下面找了个地方，把用马口铁做成的烟灰缸拉到手边，一边吸着烟，一边开始看起“早川科幻”系列科特·肖特梅克<sup>1</sup>的《霍瑟的记忆》（Hauser's Memory）。

我抬头望向窗外，那本来可以看到甲板的窗户却是雾蒙蒙一

---

<sup>1</sup> 科特·肖特梅克（Curt Siodmak）：美国科幻小说作家、编剧。

片，可见外面很寒冷。我想起，上船时室外已经细雪纷飞，而如今冻僵的手已恢复了知觉。

十七个小时的海上旅行啊。还有多久才出发呢……就在我为这段时间对今后的人生来说是长是短而感到困惑之时，一个简易背包被随手扔到我的跟前。

“这里有人吗？”

只见一名少女站在我的面前，年龄大概在十六到二十五岁之间——说其中任何一个数字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她看上去非常高大——或许是由于我蜷缩在毛毯中像只大青虫一般仰视的缘故。看看周围不就知道了嘛……我心想，嘴上只是“嗯”了一声。

少女抱着塞得鼓鼓囊囊的简易背包一屁股就盘腿坐下了。她身着粗纹上衣和牛仔裤，秀发长及胸口。虽然有些雀斑，但有着一双大眼睛，五官端正，脸庞貌似外国人，出乎意料地竟是个美女。

美少女哎。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愉悦起来。

她从简易背包中取出雪茄烟盒，开始抽起不知牌子的无滤嘴香烟来。

我向前递出马口铁烟灰缸，忍不住开口说道：

“女生吸烟可不好哦。”

是不是又多管闲事了，我反省道。

美少女看了我一眼，脸上露出些许惊讶的表情，继续若无其事地抽了会烟，接着像是突然改变了主意一般，用“那是偏见哦”的目光盯着我。

“为什么？”

“为什么……说到为什么，吸烟会造成记忆力减退……首先就是，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

大概是我没说什么说服力吧，当时只好一面为自己的主观臆断咋舌，一面为了结束这个话题而避开她的视线。

然而美少女却穷追猛打。

“咦，这对男人来说也是一样啊。”

她用看稀有动物一样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的视线随之四处游移，好几次瞥到闷闷不乐的美少女背包上绣着的首字母缩写“E.N.”。难道她叫悦子、绘美、江奈，或是其他什么名字？

“E.N.”的首字母缩写逐渐烙在了我的视网膜上。

“我能坐这儿吗？”

忽然，一个微胖的中年女性犹如人体天平一般抱着个大包出现在我们面前。托她的福，我才有机会从尴尬的境地中逃出来。

“呃……嗯。”

我含糊不清地回答道。由于连阅读科幻小说的精力也都消耗殆尽，我借此良机转过身，尝试躲进睡魔掌管的领域中去。

然而，肥胖的中年女人却用她那犹如圣母般饱含慈爱的声音向我劝诱道：“苹果，吃吗？”

啊，这就是名为“航船”的封闭社会中“偶遇共同体”的开始吗？尽管我对此深表怀疑，但还是没有断然拒绝的独立和勇气，只好礼节性地“嗯”了一声，吃下递来的一片苹果，道了一声谢后再次躺下。不这么做的话，那个中年妇女一定会把我的年龄、身份、性别、如果是学生的话上的是哪所大学、家庭构成、智商、父亲的年收入、思想倾向、性格、血型、兴趣、买了哪些数码产品、奖惩情况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之后说不定还会和我畅谈人生。

我用毛毯蒙住头部，再次回到完全孤独的世界当中，坚信没

有人能侵犯这片神圣的土地。同时由于生性乐观，直到再次被摇醒之前，我就像昏迷了似的沉沉睡去。

“亲爱的、亲爱的……”

在一阵舒适的晃动中，我被一道不怎么熟悉的声音吵醒。

“亲爱的，起来了啦。”

大概已经起航了吧。虽然整个船舱都在小幅地上下颠簸，但应该还不需要担心什么。睁开眼，先前的长发美少女正一面注视着我，一面摇晃着我的身体。

“啊……”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朦胧之间，我只是迷迷糊糊地看着她。

似乎并不是在做梦。少女再次对我说道：

“亲爱的，我似乎有些晕船，想去外面吹会儿风，一起来吗？”

我点了两次头，说了句“那可真糟”就站起身。刚起来，我心中便是一惊。美少女双手用力地挽住我的左手。要是甩开，一方面觉得有些可惜，另一方面又好像不解风情。话虽如此，我却无法理解她为何会以如此态度对我。就这样，两人离开了二等船舱。

“真是对不起，吓着你了吧。”

一出船舱，她便松开我的手腕，淘气地对我说道。

“嗯。”我只好如此回答。

“你睡了之后，我边上来了个很讨厌的家伙，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还硬是向我劝酒，于是我便说我和老公最讨厌喝酒了。”

“哎？你这么年轻就已经结婚了？”

听了我愚蠢的回答，少女抱着肚子笑了起来。

“你还真是个老实人呢。”

“也没有啦。”

接着，少女又窃笑了好一会儿。

“老公指的就是你呀。”

原来是这样。我也被自己的迟钝惊呆了。

“因为不说这么句话，怎么能从那个满身酒味的臭老头那儿脱身呢？”

说着，少女眯起那对有着长睫毛的眼睛来。

我们就这么一言不发地来到通向甲板的走廊上。这期间，我固执地拼命想要说出句像模像样的话来。因此，当两人走过大镜子前时，映照出的是我愁眉苦脸的脸庞。思考再三之后，我开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姓名什么的只是符号啦。”

“不过，这样会难以称呼……对了，你包包上绣的E.N.是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吗？”

“随便怎么解释都行。如果是E.N.的话，‘爱玛依’就还好。嗯，就这个名字了。”

“爱玛依？”

“NO NAME倒过来写。”

“……”

我再次哑口无言。我是不是被她戏弄了啊。

通向甲板的舱门玻璃蒙上了一层白雾，无法看见外面的景色。而且，现在已经是日落时分，天色渐暗。我试着轻轻推开舱门，顿时波涛的澎湃声和呼啸风声向我们袭来，窜入的冷气刺痛了我们的脸颊。

“还要去甲板上吹风么？”

“不用了。”

说完，少女的脸上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盯着我好一会儿，“我还想你这是要去哪儿呢，想不到你真的打算去甲板。会冻死人的啊。”

啊，我为什么就这么迟钝呢。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再度认识到眼前的少女有多么美丽。司汤达在《恋爱论》中所提到的“结晶作用”<sup>1</sup>大概只在我对美少女的感觉上单方面起效了吧。

但是，再这么下去的话尴尬不可避免。必须快点说些什么的迫切念头让我焦急万分。

这时，意外的方向伸来一只援助之手。

船内广播响起：

“各位乘客请注意。船内餐厅已经准备好了晚餐，请各位尽早前往就餐。餐厅的营业时间到晚上九点。”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是下午六点了。

“那要不我们小两口现在一起去吃个饭，夫人你意下如何？”

这是我当时能想到的最油嘴滑舌、最逗趣的话了。少女似乎也没有借口拒绝，心情愉悦地点头应允。这让我落寞的心情变得昂扬了一些。

恨不得挂出“有钱人专用”牌子的特等舱休息室隔壁就是狭小的船内餐厅，里面有好几组人正在用餐了。也有贩卖方便乘客在舱室内食用的便当和茶，销路似乎不错。

---

<sup>1</sup> 结晶作用：司汤达在《恋爱论》中将恋爱的过程分为多个阶段，结晶是其中之一，可以理解为他（她）对另一方感觉的一种提炼，是一种神秘的心理现象。

我们选择靠窗的位子坐下。

我实在不想一个人像难民一样窝在那种气氛的二等船舱里吃便当。我翻开菜单，只有简单的四行：

咖喱饭 二百五十日元

日式套餐 六百日元

炸虾套餐 六百日元

牛排套餐 一千二百日元

“你要些什么？”我根据手头情况，飞快地默算了一下，祈祷着她不要点最后一项。

“这顿我请好了。炸虾套餐就行，然后再来点啤酒。”

美少女若无其事地说道。

“你刚才不是因为讨厌被劝酒才逃出来的吗？”

“日本酒我不是很能喝，啤酒的话没问题。”

这时，一名女侍者来到桌边，粗暴地把水放在桌上后，用和我大腿一样粗的手指着入口方向，说：“餐费请预先付清，麻烦你们去柜台购买餐券。”

侍者小姐的身体似乎放低了重心，双脚分开，站得稳稳当当的。她看上去完全适应了这个职场环境，不管客船如何上下左右摇晃都能不动如山。即使遇上惊涛骇浪，这名女侍者想必也能稳稳站在那些紧抓桌子不放、脸色铁青、快要吐出来的客人面前，对他们说“餐券在那里购买”吧。

最终，我无可奈何地起身走向柜台购买餐券，没有让美少女请客。

女侍者端来啤酒后，我用不熟练的手法往少女的杯中满上啤酒。见她没有帮我倒酒的意思，我便给自己倒了半杯，就着泡沫一饮而尽。

“就叫你‘爱玛依’？”

对我的再次确认，少女点了点头。

“你准备去哪儿？”

少女听了我的问题只是微微一笑，并不作答。

“是学生？”

这次也是一样。她用手在雾蒙蒙的窗上画出一个圆圈眺望着远处。

这次，女侍者端来了炸虾套餐。

“那个——炸虾套餐来了。”

少女依旧侧着头注视远方，接着突然开口问道：

“现在船开到哪儿了？”

“不知道。”

我总有股彻底被耍了的感觉。对话完全进行不下去。

少女可能面临的各种处境一瞬间划过我的脑海：离家出走、失恋旅行、流浪癖……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感觉和所有情况都吻合，又觉得哪个都不是。

“现在大概是在纪伊半岛的海上吧，就是那个经常有台风经过的……”

“啊……台风‘简’那会儿，好像也是从这里经过的。”

“台风‘简’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昭和二十五年（1950）吧。那时我人在关西，情况真是糟透了。”

那是我三岁时发生的事情。少女看上去不像有那么大的岁数。

“那么久之前的事情还记得如此清晰……它一定在你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你很害怕台风？”

我给爱玛依的杯中倒满了啤酒。

“害怕倒没有。那次造成的伤害并不是最严重的。最强的是我在长崎遇到的，当时死了有一万多人。”

“哎，你还在长崎住过？什么时候的事？”

“那时西博尔德<sup>1</sup>还活着，大概是文政<sup>2</sup>……”

说完，少女像是估摸着我的反应一般眯细了眼睛笑着看我。莫非……是一百多年以前发生的事？

我的脸上显然满是惊愕之情。

“怎么样，科幻小说迷的话应该不会反感这种话题吧？”

原来是开玩笑吗？我放下心来。不过，刚才她的笑容好可怕，有种魔性美。

“你怎么知道我是科幻小说迷的？”

“很简单啊。先前你不是还在读平装本的科幻小说吗，趁你睡觉时我借阅了一下。而且其他几本也都是科幻小说。”

“你也是科幻小说迷？”

“这倒不是……你之前看的书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某某的记忆’。”

事实上，当时一般人对科幻小说这个领域并不怎么熟悉。虽然我自诩为狂热的科幻小说迷，但却没有去解释的启蒙精神。就

<sup>1</sup> 菲利普·弗朗兹·冯·西博尔德：德国内科医生、植物学家、旅行家，曾于1823年被派往日本，第一个被幕府特许在长崎开设诊所的外国人。

<sup>2</sup> 文政：日本仁孝天皇年号，指1818年到1829年期间。

算偶尔和熟人提及，话题结束时也总是想尽快从对方轻蔑的眼神中逃离。“真是白日做梦、荒诞无稽……”大家的看法就像是事前都商量好了一般。

然而，现在是在海上，只有时间是大把大把用不完的。最关键的是，眼前有个美得不现实的少女对科幻小说抱有兴趣。那就以此为话题聊聊吧。少女无聊得要死的话就由我来扮演小丑吧。

“刚才的书名叫‘霍瑟的记忆’，讲的是记忆可以转移给别人的故事。例如，可以从我的体内把记忆抽出，然后复制到你的大脑中。在这个构思中，又涉及了纳粹题材。不过，我也是才开始看不久。”说完，我望向她的眼睛。

“听起来很有趣啊。”

她似乎颇感兴趣，至少不是礼节性的反应。我开始得意忘形地解说至今为止读过的科幻小说杰作和科幻小说中的构想。虽然她似乎对时间旅行的题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这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突然，美少女打断我的话，说道：

“那么，你应该思维比较灵活，不管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听了之后都能接受吧？”

“只能说比一般人要好些。虽然我不一定有能力分析，但接受的话还是没问题的。”

在少女的提问中，我嗅出一丝挑战的意味。我畏畏缩缩地回答道。

“话说，爱玛依，怎么了，突然说这话？”

我很自然地叫出了她的名字。美少女用力甩了下自己的长发。

“那要不要听听我的故事？至于信不信，随你……”

接着，她深吸了一口气，不等我作答便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我出生于昭和二十五年。因此，今年我十七岁。但这只是我肉体的年龄。我精神年龄……大概有三十亿岁左右了吧。”

“……”

“虽然外表看上去只有十七岁。”

爱玛依再次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换句话说，你就像吉尔伽美什的传说一样，不断返老还童，长生不死吗？”

吉尔伽美什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叙事诗中登场的英雄。乌特纳比西丁教授了他不死的秘法。

“并不是那样。用不死来形容会招来误解。”

爱玛依摇了摇头，否定道。

“那么就是长寿咯。你知道玛士撒拉吗？在《创世纪》中登场的玛士撒拉活了有九百六十九岁之多。啊，对了，日本也有类似的传说。在古代若狭国曾流传有这么一个故事：有名少女吃下从不可思议的异人那里得到的人鱼肉后，一点都没有变老，活了八百岁。虽然可以活到一千岁，但据说她把余下的两百年寿命让给了君王。由于活了八百岁且依旧保持少女之姿，之后她被众人供奉为八百姬明神，或是称作‘白比丘尼’‘八百比丘尼’。感觉这个传说可以参考一下。”

越说越有种爱玛依就是白比丘尼的感觉。不管是在《古今著闻集》<sup>1</sup>还是在《若狭国志》《和汉三彩图会》<sup>2</sup>《播磨镜》中的描

<sup>1</sup>《古今著闻集》：橘成季编写的二十卷故事集。成书于1254年。该书由古至今，按神祇、释教、政道忠臣、公事等分为三十项。

<sup>2</sup>《和汉三彩图会》：正德二年（1712）出版的日本百科全书。